

從羅德西亞的「解放運動」

談到南部非洲的政治前途

林 碧 炤

在安哥拉獨立之後，羅德西亞誠然是目前非洲問題的中心。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曾經進行穿梭外交以謀解決南部非洲的危機，然而，由於美國政府的更替，非洲國家對季辛吉方案的解釋不同，以及對日內瓦會議的英國未能妥善處理，遂使羅德西亞問題陷於僵局。觀察家們認為，如果英美雙方無法重開日內瓦的談判，或速採其他調解措施，則羅德西亞可能發生內戰，甚至演變成第二個剛果或安哥拉，而導致美、俄、古巴及毛共等在非洲的明爭暗鬥。

首先必須強調的是羅德西亞為一個未經英皇同意而自行獨立的殖民地，其目前的政治結構是以少數白人統治多數黑人。這些事實顯示出二個重點：(一)英國政府至今仍然對該地區負有法律及道義責任；(二)由於政權的和平轉移遲遲未能實現，武裝奪權便成爲不可避免。前者說明了去年英國出面主持日內瓦會議的必要性，後者爲本文提供了分析的概念：即羅德西亞的政治問題是由早期的獨立談判演變成日後的武裝鬥爭，而今日的游擊隊員亦就是往日不同政黨的黨員^①。故要預測南部非洲的政治前途，須先瞭解羅德黑人「解放運動」的來龍去脈，爲了分析的層次起見，本文將分二個時期，加以探討。

一 黑人政黨的組織與變遷（一七六〇—一九七〇）

羅德西亞的黑人政黨——南羅德西亞非洲國家議會（Southern Rhodesian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於一九五七年組成。^②

註① 羅德西亞的民族解放運動和非洲其他地區有顯著的不同，以莫三鼻克爲例，該地區的莫三鼻克解放陣線，在組成之初，便以游擊隊的型式整編，組織的型態完全配合軍事上的要求。羅德西亞的各類解放組織是從早期的黑人政黨演變而成，他們的軍事活動很有限，和莫三鼻克境內的游擊隊員，據地爲營，與葡軍火拚，截然不同。參閱：R. Gibson, *Africa Liberation Movement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K. W. Grundy, *Guerrilla Warfare in Africa*, (New York: Grossman, 1971).

註② 羅德西亞的民族解放運動相當分散，發展的過程亦很複雜，日內瓦會議中代表團數目之多，便可見一斑。關於本文提到的各類組織，資料來自 John Day, *International Nationalism: The Extra-territorial Relations of Southern Rhodesian African Nationalist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7); N. M. Shanayirira,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Zimbabwe," *Africa Forum*, 2. (1967). 及 *Essays on the Liberation of Southern Africa*, (Dar es Salaam: Tanzania Publishing House, 1971).

這個政黨並非革命的組織，其主要的活動目的在於透過立法會議中的黨員代表，要求殖民政府照顧黑人的利益。一九六〇年該黨改組成爲國家民主黨（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並在恩柯穆（Joshua Nkomo）領導之下，和英國政府進行獨立談判。因爲殖民政府對於白人所享有的特殊利益不肯讓步，談判毫無進展。黑人政治領袖面對於此種情況，乃認爲鼓動風潮，製造不安，是唯一可使殖民政府屈服的方法。

羅德西亞政府鑑於暴亂的擴張，於一九六一年底解散國家民主黨。翌年元月，恩柯穆再組所謂辛巴勃威非洲人民同盟（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 ZAPU），取用辛巴勃威之名以代替羅德西亞，顯示民族獨立的決心。ZAPU在恩柯穆領導之下，仍採溫和的手段，希望藉由談判以取得政權。但恩氏的領導方式以及談判進行的緩慢，引起了黨內激進份子的不滿，終致決裂而另組新黨——辛巴勃威非洲國家同盟（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Union, ZANU）。

因此，從一九六三年八月起，羅德西亞出現了兩個黑人政黨，分別在恩柯穆及西索爾（Nabaningi Sithule）領導之下，進行角逐。兩黨爲了爭取民衆的支持，擴大基層組織，時常發生衝突和流血事件，種下往後游擊組織之間不團結的伏因。一九六四年八月，羅德西亞政府禁止境內所有政黨的活動，恩柯穆及西索爾隨後亦被監禁。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羅德西亞脫離英國，宣佈片面獨立，大部份黑人領袖北走向比亞，而使該國首都路薩卡成了革命份子的大本營。

隨着時機的變遷，ZAPU和ZANU變成了具有軍事目的的革命政黨。爲了應付將來滲透活動的需要，大批的年輕黨員被派往蘇俄、古巴、中國大陸、阿爾及利亞以及迦納，接受軍事訓練。根據估計，ZANU曾於一九六五年派遣四十名黨員前往迦納，而ZAPU則有五十二名在不同的國家接受游擊訓練。^③

ZANU的游擊隊員於一九六六年初回到尚比亞。同年四月，該黨便展開滲透活動，它的基本策略是派遣游擊隊員，滲入羅德西亞北部，破壞交通系統，並利用片面獨立的事實鼓動黑人暴動。然而，由於游擊隊員缺乏良好的地下組織加以掩護，羅德西亞軍方會很輕易地將其掃數逮捕，並將其中的七名，加以槍殺，造成了所謂史諾亞事件（Sinoia 是一個離羅德西亞首都索斯貝利八十哩的村莊）。^④

ZANU的挫敗得到尚比亞及坦桑尼亞的深切同情。尚比亞總統卡恩達曾在官方的聲明中，激烈批評羅德西亞的鎮壓手段，並鼓勵其他民族解放運動向ZANU學習。坦桑尼亞政府的做法則更爲實際，它在該國南方Kongwa, Mbeya, Morungoro等地提供五所訓

註③ 見 Anthony R. Wilkinson, *Insurgency in Rhodesia, 1957-1973*,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3), p. 7.

註④ 羅德西亞政府和解放組織對於該事件有不同的報導，Rhodesia Herald (維國親政府的報紙) 認爲游擊隊遭到慘敗，Zimbabwe News (ZANU的刊物) 則持相反論調。中庸的見解可以參閱前美駐尚比亞大使 R. Good, U.D.I.: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Rhodesian Rebellion*, (London: Pall Mall, 1973), pp. 234-236.

練基地，並邀請古巴、中共、北韓、阿爾及利亞及蘇俄軍事專家主持。訓練基地的維持費用由坦桑尼亞政府負擔，訓練所需要的軍事教材及武器則由上述國家提供。^⑤

從一九六六年開始，大批的 ZAPU 和 ZANU 黨員，渡過邊境，進入坦桑尼亞接受正式的軍事訓練。這些學成的游擊隊員因而成為 ZAPU 和 ZANU 的主力，待命對羅德西亞採取滲透行動。

一九六七年初，羅德西亞軍方察覺到游擊份子已經在尚比吉河 (Zambezi) 沿岸建立流動的根據地，並集結武器及彈藥，然而該地區屬於尚比亞政府管轄範圍之內，羅德西亞無法採取行動。同年八月，ZAPU 副總裁 James Chikerema 在路薩卡宣佈，該黨已經和南非的民族解放組織之一——南非非洲國家會議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of South Africa) 成立軍事同盟，以便對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採取一致的行動，武裝滲透隨着於八月十六日展開。西方學者對於這一次的軍事行動，意見很不一致。綜合各種不同的估計，實際參與行動的約為二百人。他們分批利用夜間，渡過尚比吉河，在羅德西亞北部的叢林地區建立了流動的根據地。游擊隊員原本計劃在建立聯絡站之後，進行武裝攻擊，殊不知他們早已落入羅德西亞軍方的圈套。在游擊隊員渡過邊界之前，羅國安全單位已經大略知道他們的前進路線和攻擊的策略。鑑於本身機動部隊的不足，羅德西亞先向南非要求直昇機羣支援，然後部署陸軍和警察，嚴陣以待。ZAPU—ANC 的游擊隊員在渡過邊境之後，正好成為羅國軍方的網中之魚，悉遭殲滅。^⑥

ZAPU—ANC 的慘敗促使革命領袖們徹底檢討將來的軍事策略。其間，ZANU 的領導人則猛烈批評 ZAPU 聯合南非民族解放組織的作法，不僅徒勞無功，而且招來禍害。根據 ZANU 的說法，羅德西亞的解放應由辛巴勃威人自行負責，聯合 ANC，或者其他組織，將使游擊團體與南非的雄厚兵力為敵，反而自取滅亡。

ZANU 的意見並不為 ZAPU 領導人士所接受，反而被譏評為失敗主義者的想法。一九六七年底，ZAPU 繼續和 ANC 合作，派遣游擊隊員進入羅德西亞，他們先是零星地渡過尚比吉河，然後在羅國北部聚集。由於行動相當秘密，大約有一百六十名游擊隊員到達指定地點，並且集結了大量的武器。然而，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初，羅德西亞的保安部隊無意中發現了數名游擊隊員，並查獲許多自動步槍及地雷，於是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捕行動。

在半年的時間內，羅德西亞陸軍配合南非的警察部隊進行徹底的掃蕩，大約有八十名游擊隊員被擊斃，其餘的則被捕入獄^⑦。一九六七和一九六八年的失敗給予革命份子嚴重的教訓。事實一再的顯示，羅德西亞的白人政府並不容易被推翻，它的控制能力也

註⑤ 關於坦桑尼亞和解放陣線之間的軍事合作，外界人士所知極為有限。零證的報導散見於 R. Shay and C. Vermaak, *The Silent War*, (Salisbury: Galaxie Books, 1971), pp. 20-25; A. J. Venter, *The Zambesi Salient: Conflict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1975), pp. 212-229.

註⑥ *the Guardian*, Daily Telegraph, 1-30, August 1967.

註⑦ 參閱 A. Rake, "Black Guerrillas in Rhodesia," *Africa Report*, December 1968, pp. 23-25; B. Bell, "The Frustration of Insurgency: The Rhodesian Experience of the Sixties," *Military Affairs*, 35 (1971), pp. 1-5.

遠比革命份子所想像的，更為強大。ZAPU的革命領袖 Chikerema甚至公開承認羅德西亞的解放將是長期的鬥爭，他個人不期望革命能在兩三年之內完成。他亦坦白指出將來的策略在於注意羣衆和組織的工作，游擊隊員將避免和羅德西亞陸軍直接接觸，以保存實力。^⑧

從一九六五到一九七〇年為止，羅德西亞安全渡過一連串的滲透威脅，主要的原因可以歸納爲下列幾點：

(一)南非和羅德西亞的密切合作使得游擊份子無法得逞。羅德西亞擁有紀律優良的陸軍兩營，這些部隊曾經在東南亞和日軍作戰，並參與馬來西亞的剿共行動，因而對於應付恐怖份子有相當多的經驗。除此之外，南非的直昇機羣亦是羅德西亞部隊的有力後援，尤其是在發揮機動戰力上，更是功不可沒。羅德西亞同時具備兩個完整的保安系統：一是由白人組成的地方後備部隊，配合警察的工作；二是由黑人充當線民，以構成廣大的情報網。在如此精心設計的保安系統之下，游擊隊員很難逃過安全人員的耳目。

(二)從地理形勢上看，羅德西亞面臨尚比亞，莫三鼻克，南非以及波札那。莫三鼻克邊境在一九六五—七〇年期間相安無事，而波札那境內也無游擊隊的行踪。尚比亞雖是游擊隊的根據地，然而，尚比吉河隔開南北，很自然的成爲羅德西亞的安全保障。羅德西亞部隊配合南非的直昇機羣，足以有效地防禦此一邊界地帶。

(三)聯合國所採取的經濟封鎖政策並未達成預期的目標。羅德西亞因有南非和莫三鼻克的支持，其主要的經濟作物包括煙草、玉米和棉花等，仍可順利地輸往外地，而軍事行動所需要的汽油以及其他軍需品，亦源源而入。

(四)民族解放運動本身缺乏健全組織，而游擊組織之間，意見相當分歧，戰略上缺乏統一的步調。首先必須指出ZAPU和ZANU的領袖恩克穆和西索爾二人皆在獄中，黨的一切全由副手負責。由於他們缺乏羣衆基礎，加上領導能力的不足，時常遭受指責，尤其是游擊隊員往來自不同的部落，舊恨宿怨很容易造成分裂。在以往的武裝行動中ZANU和ZAPU各行其是，各據地盤，如此做法更使得羅德西亞軍方容易加以分化，然後一一消滅。

二 游擊活動與羅國對策（一九七一—一九七六）

一九七一年之後，民族解放運動變得更爲分歧。首先我們必須注意羅德西亞問題在該年內有了新的轉機，原因是英國保守黨政府提出了新的政治方案，其中包括：

- (一)設立一個獨立的委員會，進行研究消除各種不平等立法的途徑；
- (二)將來憲法修正案必須獲得羅德西亞參衆二院的三分之二同意票，其中包括黑、白議員的多數票在內；

註⑧ Chikerema 於接受英國獨立電視台（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日）訪問時，發表這項看法。見 R. Gibson, op. cit., pp. 180-189.

(三) 羅德西亞的政權最遲應在二〇三五年轉交給黑人。^⑨

究實而言，英國的政策非常模稜兩可，它一方面希望承認白人統治的事實，另一方面又要求白人將政權轉移交給黑人。這個政策引起ZAPU和ZANU的激怒，在羅國境內亦遭到指責。於是黑人的主教莫索里華（Bishop Abel Muzorewa）趁機出面鼓動民衆，反對英國的方案，並組成另一政黨——非洲國民會議（African National Council, ANC）。^⑩

在尚比亞境內，ZAPU和ZANU亦有新的轉變。上面已經提到這兩個組織一向有權力鬥爭，在七十年代初期，公開武鬥成爲司空見慣的事。由於黨內派系的分歧，流血事件層出不窮，ZAPU負責人Chikerema憤而離職，另由聯絡ZANU的軍事領袖Siwela和外交事務負責人Savanhu組成辛巴勃威解放聯合陣線（United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Zimbabwe-FROLIZI）。ZAPU派在羅德西亞境內的游擊隊員亦因後援不繼，而投靠了ZANU。^⑪

一九七二年初，實際上發揮作用的民族解放運動只剩下ZANU和新成立的FROLIZI。前者的游擊隊員在羅德西亞的東北部和中部出沒，後者的隊員則集中於西北部，他們的軍事行動只限於突擊和夜襲，活動範圍亦很有限，主要原因是羅德西亞的陸軍和南非的警察仍然嚴密地控制着北部邊界和鄉村地區。除此之外，游擊隊本身的後援能力不足，組織不健全，亦是重要的因素，以FROLIZI爲例，在同年十月發生了一場權力鬥爭，Siwela和Savanhu相繼離去，許多游擊隊轉而投向政府，放棄革命事業。^⑫

一九七三年之後，羅德西亞的安全問題隨着莫三鼻克內部游擊戰的升高，顯得惡化。黑人的莫三鼻克解放陣線逐漸從北向南推進，勢力遠達馬拉威、羅德西亞和莫三鼻克的邊境地帶。ZANU在坦桑尼亞受訓的隊員因而有了新的滲透路線，他們在莫三鼻克解放陣線的掩護下，假道馬拉威的邊境，進入羅德西亞。

從一項很簡單的統計數目便可看出羅德西亞的確面臨新的考驗：一九七三年死亡的游擊隊員數目，超過了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二年之總數^⑬。事實上，羅德西亞政府已經坦白承認，它將採取措施以應付游擊隊員的挑戰。然而，葡萄牙的潰敗和莫三鼻克的獨立，使羅德西亞遭受嚴重的打擊，自此之後，它必須面對三個難題：（一）邊界的防守。在以往，羅德西亞陸軍和葡萄牙部隊通力合作，圍殲游擊份子，如今對於長達九百哩的羅、莫邊界，必須單獨負責防守。（二）鐵路的運輸。通往莫三鼻克之路已非萬全之途，羅國必須爲其對外交通，另作安排。（三）民心的安定。葡萄牙一向堅守非洲殖民地，聲稱旨在保衛西方文明，防止國際共產勢力在非洲的擴

註⑨ 參閱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January, 1971.

註⑩ 一九七一年之後，墨索里華的地位日漸重要，他的溫和主張，深得羅得西亞黑白民衆的歡迎。史密士也一再強調，他將是促成羅德西亞問題和平解決的有力因素。

註⑪ Africa Digest, (London), December 1971, pp. 11-12.

註⑫ 見 Times of Zambia, (一九七一年九月到十月)。FROLIZI的勢力，在遭受這場打擊之後，變得更微弱，在一九七五年底，它已名存實亡。目前主要的游擊隊員是屬於ZANU的舊部，由 Robert Mugebe 領導。

註⑬ 見 Africa Contemporary Record, 1973-1974, p. B497.

張。¹⁴然而，在戰亂和經濟的雙重壓迫下，葡萄牙終於放棄了這塊非洲海外領土。這項事實正好成爲民族解放運動人士宣傳的工具，對羅國白人的士氣和黑人的民心，同樣發生不利影響。

羅德西亞政府爲了應付上述各項難題，曾經採取了一連串的措施：(一)增加後備部隊的兵力和延長國民服役的年限。(二)廣募黑人入伍，以補充陸軍和警察的實力。(三)改善邊界地區的交通設施並實施戰略村的辦法。(四)增加黑人在國會中的席次並延攬黑人出任要職，以資安撫。(五)解放主要黑人領袖出獄，並與之談判，期能消弭黑人緊張的情勢。(六)改善南非—羅德西亞鐵路設備，以暢運輸。¹⁵

這些措施的立意都相當可取，但執行起來，有些措施發生了預想不到的副作用；有些因爲客觀條件的不足，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茲分析如下：

(一)羅德西亞政府所採取的兵役措施使得許多白人移往國外。根據官方在本(一九七七)年初的報導，去年共有七千白人，大部份是學生、技工和中產階級人士，移逃國外¹⁶。這種逃避兵役的風潮，不但使羅國工業缺乏技術員工，亦使得兵源的補充，面臨危機。羅德西亞政府因此被迫求助於六百萬黑人，鼓勵他們投效軍旅，然而這種做法值得深思，因爲加入軍隊的黑人正好和游擊隊員同一部隊，將來這批新軍是否願意爲政府效命而殺害同族人士？羅國軍方又如何能防止他們從中勾結？這些身懷戰技的黑人是否會轉變成游擊隊員以打擊白人，都是值得顧慮的問題。

(二)戰略村的作法雖然正確，但在時間和空間上已失效用。早期羅德西亞的國防完全集中於北部，葡萄牙的潰敗，使得東部地區頓成真空，戰略村的實施爲時以晚，再加上邊界地帶太廣，戰略村不足以收容廣大民衆，而且游擊隊員多數在此一地區土生土長，容易躲藏，戰略村時有被破壞的可能。

(三)羅國同時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游擊戰的升高使得國防預算亦大爲增加，去年的軍事費用已達前年的二倍。¹⁷

(四)羅國政府的招安政策，隨時轉變，失去了對黑人領袖的誘惑力。民族解放運動的各領導人深知白人政府困難重重，對於政府的禮遇並不感興趣。事實上，他們所要求的是政治獨立和多數統治，而非共同執政以維持目前的政治體系。

羅德西亞總理史密斯接受了季辛吉的外交方案，並同意多數統治的原則，正是羅國白人承認現實的表示。日內瓦會議的經過和

註¹⁴ 葡萄牙的殖民政策參見 J. Duffy, *Portugal in Africa*, Penguin Books, 1962. G. Martelli, "Conflict in Portuguese Africa," in D.M. Abshire & M.A. Samuels, eds., *Portuguese Africa* (N. Y.: Praeger, 1969), pp. 420-425.

註¹⁵ 見 *Africa Contemporary Record*, 1973-1976, 有關羅德西亞部份。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亦有零星報導，本文不再細列。

註¹⁶ *The Times*, 25 January 1977. 在一九七五年之前，羅德西亞每年均有五千白人移入，在一九七五—七六年之間，由於莫三鼻克及安哥拉的獨立，以及羅德西亞延長兵役期限，白人大量遷出以應時局之變。這股風潮何時中止，目前無法得知。

註¹⁷ 一九七六年的國防費用是美金一億元，在新年度之中，羅德西亞必須增加四二%的預算以應付日益嚴重的安全與國防問題。見 *Financial Times*, 25 November 1976.

美國的政策，本刊前有專題報導，本文不再重複，但是，值得考慮的是，史密斯一再堅持在將來過渡政府之中，白人必須控制司法和國防兩部門。史氏的堅持說明了幾項意義：

(一) 史氏記取了葡萄牙人在安哥拉和莫三鼻克失敗的教訓，因而體會到政權移轉時治安和法治的重要性。他尤其需要時間和穩定的政局，以讓白人決定去留。

(二) 羅國的白人大多以農為業，而農民一向不願棄地而走，為了保障這些人的利益，史密斯認為持有軍隊是最佳的談判條件。

(三) 對南部非洲而言，羅德西亞的潰敗將會產生嚴重的後果。從羅國和南非白人政府的立場來看，他們都需要時間和安定的環境，來解決內部的政治問題。

史密斯的要求遭到黑人領袖的拒絕，因為白人所控制的軍警和司法機構，無疑是他們安全的威脅。日內瓦會議歷時三月，最後陷於僵局。回顧過去，我們可以列舉幾項原因，來解釋日內瓦會議的失敗：

(一) 英國的猶疑。英國政府對羅德西亞原本負有法律及道義的責任，但是它的態度向不積極，行動亦欠果斷。以日內瓦會議為例，整個外交策略由季辛吉制定在先，取得非洲有關國家的同意後，再交由英國執行談判的細節。但英國政府對於它在會談之中所應扮演的角色，始終猶疑不決，出席代表的邀請，也徘徊不定。英外長避不出面，而以其駐聯合國代表李查出任日內瓦會議主席，均使英國的調停誠意和政治號召力大受影響。

(二) 史密斯的拖延。史氏一向擅長外交技巧，更善於拖延戰術，其主要目的在為羅德西亞白人政府爭取時間，以在國際間建立一項政治事實。基於這個原因，史密斯在過去的所謂「老虎號」談判，「無敵號」談判^{註⑧}和一九七一年以來的英國—羅德西亞磋商中，都很巧妙地避開政權移交的問題，在日內瓦會議中，他照樣重施故計。

(三) 美國的大選。日內瓦會議的召開應歸功於季辛吉外交手法的靈活應用，他一方面聯合南非向羅德西亞施以壓力，另一方面又同意給予財政支援以安頓羅國白人的去處，發揮了威脅利誘 (Stick and Carrot) 的作用。然而，美國的大選使得季辛吉的政策和承諾，成為過去，而美國新政府的對非政策，又尚未趨於明朗，使史密斯所面臨的壓力亦隨之而去。他很自然地利用這一段過渡時期，拒絕了英國政府所提的政策方案。^{註⑨}

(四) 黑人的分裂。日內瓦會議中，四位軍人代表各有不同主張，莫索里華主教被認為是溫和派，而莫加貝 (Robert Mugbe) 則是激進份子，西索爾立場不明顯，恩柯穆則聯合莫加貝以壯聲勢。^{註⑩}黑人代表彼此爭論，而又浪費了太多的時間與英國爭執獨立的日

註⑧ 老虎號與無敵號談判分別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及一九六八年十月舉行，英國首相威爾遜及史密斯登老虎號及無敵號戰艦，就羅德西亞問題進行磋商。談判的中心是羅德西亞的獨立，黑人的主權以及憲法制定等問題，由於史密斯不願意在多數統治原則下屈服，會談均告失敗。

註⑨ The Times, 25 January 1977. 該報對於羅德西亞問題的社論持相同的看法。

註⑩ The Economist, 2 October 1976, p. 13; Africa (London), October 1976, pp. 4-7.

期，平白給予史密斯拖延的良機。如果黑人代表能聯合一致，在季辛吉下台之前作出統一的主張，羅德西亞的問題恐早已獲得解決的辦法。^{②1}

三 展望

誠然，羅德西亞的前途恐須在和戰之間，作一抉擇。以和而言，美國新政府的立場雖然不明，季辛吉所留下的方案仍然可行。如上所述，季氏的方案有威脅，亦有利誘。威脅者包括(一)美國支持英國的建議，羅德西亞應於兩年內達成黑人多數統治，再安排完全獨立。(二)在史密斯政權和非洲國家或解放運動衝突期內，美國不予任何外交或物質的援助。(三)美國將盡力執行對羅德西亞的制裁。利誘者計有：(一)美國將資助逃離羅德西亞的難民。(二)美國將和其他國家對獨立後的辛巴勃威(即羅德西亞)提供教育、財政和技術支援。

美國的方案配合英國的和平建議會使得羅德西亞問題，在和解一途上出現好景。英國的建議主要是：(一)羅德西亞於兩年內達成黑人多數統治。(二)英國將派遣高級官員出任總督，並組成黑白各占半數的國務會議，負責過渡時期的政務，其中包括治安及國防。(三)羅德西亞的完全獨立將於過渡時期屆滿之後完成。^{②2}

英國的建議已遭史密斯拒絕，但是，日內瓦會議的主席李查，對於羅國問題的和平解決，並未表示絕望。美國新任駐聯合國大使楊格亦於今年二月初訪問英國及非洲國家，研究新的解決方案。一般認為目前問題的關鍵在於美國和南非，如果卡特政府決定繼續執行季辛吉的方案，而南非又願意提供必要的支持，則日內瓦會議很可能重開。

假若會議重開而又告失敗，而羅國選擇戰爭一途，值得考慮的是白人政府能支撐多久？南非和羅德西亞共有陸軍四萬三千人，空軍九千七百人，海軍四千人，後備部隊十七萬三千人；游擊隊人數約為一萬五千人，其中只有三千人曾經受過完整訓練。比較之下，雙方戰力，相當懸殊。可是尚比亞、坦桑尼亞和莫三鼻克卻有陸軍近四萬人，更重要的是安哥拉境內駐有勇猛善戰的古巴陸軍一萬五千人。^{②3}觀察家們所憂慮的便是古巴和蘇俄可能會支持非洲國家，對羅德西亞和南非作戰，屆時安哥拉之悲劇，或將重演。

上述情形確有可慮之處，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南非和羅德西亞所處的情況和安哥拉並不盡同。在安哥拉，黑人游擊隊互相火拚，最後由於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後援不繼，親俄的解放陣線因而獲勝。以南非和羅德西亞而言，它們的軍力顯然不能和安哥拉的

註②① The Economist, 29 January 1977, p. 13.

註②② The Guardian, 25 January 1977.

註②③ 見倫敦戰略研究所年報(一九七七年)及 Sunday Times (London), 7 March 1976. 安哥拉境內古巴軍隊人數是根據 Richard Hall, "The Conflict in Rhodesia," Current History, November 1976, pp. 151-152.

游擊隊相提並論，^②而美國可能採取的態度亦值得考慮。一般認為，南非的空軍不但足以防禦本土和羅德西亞，而且在必要時，可以轟炸游擊基地和交通系統，以阻止游擊隊員的集結和古巴軍隊的前進，南非的海軍甚至可以封鎖莫三鼻克的港口，並對運輸武器的船隻採取必要的行動。至於美國的立場，論者以為它的態度將比在安哥拉之時，更為強硬，原因有三：第一，羅德西亞富於鉻礦（佔西方各國產量的86%），而這種礦物正是美國鋼鐵工業的必需品，羅德西亞一旦淪入共黨手中，對美國的確不利。第二，美國在南非的投資近十五億美元，這項商業利益值得卡特政府衡量輕重。^③第三，南非以其戰略地位，控制印度洋和大西洋，如果古巴和蘇俄的勢力在該處滋長，實不利於西方和美國的安全。更有進者，南非的淪陷配合安哥拉和莫三鼻克的投入共黨懷抱，很可能使蘇俄的海軍在該處建立基地，屆時蘇俄艦隊可以自由進出兩洋，危及南半球的權力平衡。

美國的態度如果變為強硬，而南非又不惜一戰，古巴和蘇俄可能會退而避免全面的戰爭，以游擊戰的方式，先包圍羅德西亞，再圖南非。在戰術上，共黨所訓練的游擊隊將一方面滲入羅德西亞，潛伏其中，然後趁機行動，另一方面渡過邊界到達波札那，破壞羅德西亞通往南非的交通路線，以癱瘓該國的經濟。這場戰爭，如果發展下去，將危害廣大的非洲民衆，而其代價亦會是相當驚人的。

很明顯的，美國面對蘇俄、古巴和中共在非洲的猖狂，基於其本身和西方世界的利害，實應對南部非洲的問題，做一明智的抉擇。這個說法絕非主張美國政府應當支持白人統治和種族隔離政策，而是希望美國以其舉足輕重的地位，配合英國和南非，尋求合理解決該地區政治糾紛的途徑。羅德西亞若能在美國的折衝之下，免去戰禍，達成多數統治和完全獨立，而南非又能逐步改善種族關係，達成黑白和平共處，將是非洲人民之幸，亦是世界人類之福。

註② 南非的軍隊實力和裝備，見倫敦戰略研究所年報（一九七七年）第四五頁，本文不再重覆。筆者強調南非的軍事地位是因為它和羅德西亞有不可分的關係，將來羅德西亞境內的游擊戰一旦昇高，勢必波及南非。事實上，在史密斯拒絕英國方案之後，南非總理沃斯特立即宣佈，它將給予必要的軍事支援，兩者之密切關係，由此可見。

註③ Richard H. Deutsch, "An End to U.S. Investment in South Africa?" Africa Report, November 1976, p. 49.